



一名黄巾小兵，却被汉末名将忌惮，从此天下通缉，如何乱世求存？只能带着一号人当流寇、四处流窜，在夹缝中求存。

寂寞剑客◎著

当军阀

II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寂寞劍客〇著
当军阀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三国当军阀. 2/ 寂寞剑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53-0233-2

I. 混… II. 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83 号

混在三国当军阀《2》

寂寞剑客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州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0 字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3-2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六十八章	古之恶来	1
第六十九章	愿为驱策	13
第七十章	必先利其器	18
第七十一章	猛将	22
第七十二章	力拔山兮	27
第七十三章	养虎为患	39
第七十四章	铁骑	51
第七十五章	重甲铁骑	64
第七十六章	饮鸩止渴	69
第七十七章	四面楚歌	80
第七十八章	火并	92
第七十九章	参见主公	98
第八十章	赌的就是性命	110
第八十一章	虎狼之师	122
第八十二章	活捉曹操	134
第八十三章	屠夫	145
第八十四章	乌桓铁骑	157
第八十五章	人肉、毒草	169
第八十六章	难缠的蛮夷	181
第八十七章	铁壁合围	189
第八十八章	虎牢天下险	200



第八十九章	血战虎牢关	211
第九十章	攻无不克	224
第九十一章	不灭军魂	237
第九十二章	击破	253
第九十三章	重重截杀	269
第九十四章	马跃VS曹操	278
第九十五章	兵寇洛阳	290
第九十六章	毒士贾诩	303

混

在

三

国

当

军

阀





“贼子休走，留下命来！”

许褚一路策马狂追、大呼小叫，在马背上到处寻找可以投掷的暗器，却遍找不着，最后干脆将胯下马鞍摘了下来，隔空向马跃脑袋上砸去。马跃听到破空声响，赶紧往边上一闪，但还是没有闪过，只听“呼”的一声，许褚扔出的马鞍已经砸到他的后脑勺上，幸好两下隔得较远，余势已竭，只是砸出一个大包，人却没事。

马跃心中暗呼一声侥幸，但他的好运也仅止于此了，胯下战马本已身受重伤，只凭着一股狂性放蹄狂奔，这会激血流尽，步伐遂逐渐缓了下来。

马跃见状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若是被许褚这魔鬼追上，只怕十颗脑袋也不够他拧的，许褚可不是裴元绍，跟他玩命那还不是送死？惊回头，只见许褚骑着无鞍马狂追而来，这厮身高体重，胯下健马虽然也被压得嘴吐白沫，但却速度不减！

“咳律律……”

胯下战马仰天一声悲嘶，终于力竭倒地，将马跃从背上重重掀了下来。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此时堪堪已到一堵山梁下，马跃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也不及捡回头盔，手脚并用向着山上爬去。

“贼子休走！留下命来！”

许褚穷追不舍，见山势陡峭，战马无法上去，便弃了战马徒步往山上攀爬追来，而此时，管亥率领的一百相距尚有数百步之遥，根本无法施以援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马跃亡命般逃上山去，许褚则于后拔足狂追不舍。

马跃武艺不高。力气却足，而且率领流寇到处流窜时，练就了一身强悍的体能，到了山上，居然堪堪拉开了与许褚之间的距离，直急得许褚哇哇大叫，胡乱抓起山中乱石枯木，没命地往马跃背后掷来，但马跃总能凭借山势、树木地掩护、及时躲过。

面临生死存亡之威胁，马跃的潜能被彻底激发。虽然一路尽是陡峭凶险的山路，居然也能疾步如飞，许褚虽然无法追上，可马跃要想把他甩脱却不是那么容易，虎痴还真是痴，认定了一条理，就他妈的至死方休。

狂乱中，马跃也不知道奔行了多久，只知道山更高、林更密了，也早分不清东南西北。何处是归途了，这时候全他妈的顾不上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命。哗啦啦的树枝折断声仍在声后如附骨之蛆般紧追不舍，马跃不用回头都知道，许褚这虎痴还在穷追不舍。

奋力攀上一道山梁。马跃已经累得跟狗一样，忍不住弯下腰来，将双手支在膝盖上，用力吸了两口新鲜空气，以缓解一下胸中窒闷，他娘的，古希腊的马拉松都不见得比他跑更远、更快吧？

身后不远处又转出许褚，此时也已经气喘如牛、脚步迟滞，却兀自死追不放，大有追到天涯海角也誓不放过马跃之气概。性格木讷的人往往也是意志坚毅之人。一旦认定的事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虎痴还真不愧是虎痴啊。

娘的，不跑了，老子跟你拼了！马跃一屁股坐倒在地，心忖再跑下去，多半也得跟那马拉松一样活活给累死，左右都是死，那还跑个球！？还不如索性跟许褚拼休，至少能够死得痛快些。

马跃从断崖上拗了两截断石。一手一块，威风凛凛地候在山岗上，就等着许褚冲上来拼命了。

“呜嗷……”

“呜嗷……”

就在这个时候，马跃陡听身后响起两声嘹亮至极的长啸，一股破布燃烧的气味（古老相传，老虎出现时，会散发出破布燃烧的气味）顷刻间弥漫了整道山岗，惊回头，只觉眼前一花，两条吊睛白额大虫正从乱草丛中猛窜而出，

一阵风似的向着马跃扑了过来。

马跃大惊，赶紧退后一步贴紧了断崖，心忖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虎痴就已经够他交代几条命了，现在又蹿出来两条真老虎，就算他是猫是蟑螂，生来就有九条命，只怕也是活不成了。

就在马跃自忖必死之时，那两条吊睛白额大虫却居然转了野性似的，对近在咫尺的马跃视若无睹，脚步不停直接就从他面前窜了过去，向着方才马跃奔行而上的山梁蹿了下去。马跃不由愕然，看这两头大虫奔行之势，竟然也似他一般颇为狼狈，莫非也是在逃命？

就在马跃惊疑不定之时，那两头大虫迎头又遇上了穷追而上的许褚。许褚正埋头往山上疾奔，猛抬头只见眼前一花，两头大虫堪堪往他头顶压来，探出的锋利虎爪又尖又利，闪烁着锋利的寒芒，许褚不由大吃一惊，本能地纵身跃起，在空中疾探左手一把揪住了一头大虫的顶门虎皮，右手已经抡开了硕大的铁拳，疾风骤雨般向着大虫地顶门砸落。

“嗷呜……”

另一头大虫长啸一声，径直落荒而逃，剩下那头大虫则与许褚纠缠在一起，从空中翻翻滚滚落到地上，却已经被许褚肥胖雄壮的身躯死死骑在胯下，虽奋力挣扎竟挣脱不得，只得探出虎爪，亡命刨抓身下地面，只片刻功夫就刨出一个大坑，而许褚的铁拳仍旧如雨点般落在它的脑门上，渐渐的，大虫就没有声息了。

直到大虫彻底没了声息，许褚始才收拳住手。山岗上，马跃已然瞧得呆了，差点连逃命都忘记了！这会许褚弃了大虫重新往山上追来，始发声喊，正准备夺路而逃时，又一声炸雷般的大喝声响起，竟是近在咫尺。

“兀那厮，何故伤我家畜？”

马跃惊抬头，不知何时身边不远处已然多了一条大汉。身材高大足有九尺，相貌丑陋，长得就跟好莱坞大片里地金刚差不多。要多恶凶就有多恶凶，凛冽地山风吹起他身上披着的兽皮，露出兽皮覆裹下又浓又密的黑毛，马跃脑子里猛的闪出一个念头，这他娘的真的是人类吗？

正埋头疾奔的许褚亦被这声炸雷似的大喝骇了一跳，惊抬头这才发现山上又多了一条凶神恶煞似的大汉，武人的直觉让他感受到了极度的危险

气息，霎时目露凛然之色，收住了脚步，开始凝神戒备。

许褚不答。那大汉怒道：“兀那厮，问你话呢，何做伤我家畜？”

许褚恼道：“分明便是山君，如何成了家畜？”

恶汉怒道：“某说是，它便是。”

许褚越发恼怒道：“此乃胡搅蛮缠，惹恼了我，将你一并捶死！”

恶汉怒极，大叫道：“贼厮如此可恶，伤我家畜竟还敢恶言相向，休走。且吃老子一拳！”

那恶汉边骂边从山岗上冲将下来。

许褚不甘示弱，疾步相迎，嘴里亦骂道：“尽管放马过来，爷爷还怕你不成？”

霎时间，两条汉子迎面相撞，各自挥拳互砸。于空中狠狠相撞，但听一声闷响，恶汉只往后退了两步，许褚却因为自下往上冲，吃了地势的亏，再加上追了马跃半天，体力不支，一击之下竟然翻翻滚滚地往后退了十数步始才收住脚步。

马跃在山岗上看得正切，不由两眼一亮，娘的。如果身边有了这恶汉保护，还怕许褚何来？

.....

襄城，县衙后堂。

裴元绍兀自骂骂咧咧道：“大头领生死不知，这老头又纵子行凶，奈何救他？若按我意，一刀斩下头颅便是！”

郭图眉头皱紧，知道跟这莽汉没甚道理可讲，只得充耳不闻，继续欣赏刘妍神奇的医术表演。只见刘妍纤手翻飞，将许老头绽开的腹腔覆合。复以针线缝之，行止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如缝合衣衫。

“成了。”刘妍微微一笑，侍立一侧的邹玉娘早已递过水盆，刘妍在水盆中洗净了玉手，这才向郭图道，“先生可命人缚其手脚，伤者醒转必感疼痛，如若挣扎又恐裂了伤口，则神仙难救矣。”

郭图愕然道：“如此开膛破肚之痛楚，许员外都生受了，待会些许痛苦他竟然还忍受不得？图甚感疑惑。”

刘妍微笑道：“先生有所不知，适才手术之前，小女子已经替许员外灌食



麻沸散,是以不感疼痛,而不久之后,麻沸散药效终止,则伤口疼痛依旧,是以需要缚紧四肢,不令挣扎,以免裂了伤口。”

郭图疑惑道:“麻沸散?”

刘妍道:“麻沸散乃家师食百草而成的一剂奇药,病人食之可免除痛苦而安然入睡,剜肉割疮、一如梦中。”

郭图叹道:“小姐医术之奇之妙,尤胜古之扁鹊,令人叹为观止。”

刘妍微微一笑,与邹玉娘相携离去。郭图回过神来,只觉背后一阵恶寒,刘妍医术如此精妙,开膛破肚如裁衣缝补,委实世间罕有,想来钉入他体内的毒针更是非同小可!想到这里,郭图又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再不敢心存侥幸。

但凡小人,最为珍惜自己性命,古今如此,莫有例外。

……

“呔!”

恶汉大喝一声,飞起一脚直踹许褚胸口。许褚先是长途奔走,又是捶杀大虫,再接着恶斗恶汉,体力已然严重透支,脚下一虚居然没能避开,被恶汉一脚踹个正着,顿时滚下了山坡,待滚到山脚再爬起来,身上的衣衫也破了,头发也乱了,脸也蹭破了,形容颇为狼狈。

许褚眸子里浮起狂虐的杀机,随手抓起两块碎石,怒吼道:“爷爷与你拼了!”

那恶汉厉声大喝道:“且慢!今日你体力不支,某杀了你也枉称好汉,可速回去,来日再战。”

“就依你!”许褚厉声道,“然则何处寻你?”

恶汉正欲回答,马跃已经抢先答道:“可来襄城!”

恶汉有些不高兴地皱了皱眉,但马跃话已出口,遂也懒得纠正了。

许褚看了马跃与恶汉一眼,还道两人本就相识,遂咬牙切齿道:“甚好,待来日某点齐精壮杀往襄城,誓雪今日之耻、弑父之恨!”

待许褚转身去得远了,马跃始单膝跪下,抱拳向那恶汉道:“多谢壮士活命之恩。”

恶汉道:“罢了,某非救你,实看不惯那厮伤我家畜耳。”



马跃道：“然壮士救了在下却是事实。”

恶汉不耐烦道：“实在啰嗦，某去矣。”

马跃岂能任由这样的绝世猛将失之交臂。不由高叫道：“壮士且留步。”

恶汉回头恼道：“又有何事？”

马跃朗声道：“在下乃西凉马跃，伏波将军马援后人……”

恶汉眉头一皱，闷哼一声打断马跃道：“原来竟是汉廷鹰犬，某救错人矣。”

马跃愕然，旋即改口道：“然受小人迫害，为求活命，杀了不少汉军，而今已是朝廷通缉之要犯也。”

恶汉闻言回转而来，捶了马跃胸口一拳，大笑道：哈哈，原来你也跟咱老典一样，乃是朝廷的通缉犯啊？两年前，老典因为一时义愤，杀人出市，隐于山中结草而居，迄今已逾数年矣。”

马跃道：“敢问壮士高姓大名？”

恶汉道：“老子典韦是也。”

“典韦!？”

竟然是典韦！马跃心中一阵狂喜。

“大头领……”

“大头领……”

马跃正欢喜时，一阵接一阵的呼唤声遥遥传来，典韦脸色一变，厉声道：“恐是汉廷鹰犬追来，某往杀之。”

马跃听得正切，分明是管亥的声音，急制止道：“无妨，来人乃是在下兄弟。”

典韦释然道：“如此，可就此别过，汝可携兄弟自去逃命，某自去襄城死战那厮。既已说好，倘若不去非丈夫所当为。”

马跃道：“典兄有所不知，在下颇有兄弟，今已杀官袭得襄城暂且安身。”

典韦吃惊道：“汝已袭得襄城安身？”

“正是！适才那厮便是汉廷鹰犬，意欲追杀于某。”马跃作色道，“可敢随某同往，杀尽这些天良丧尽的汉军？还天下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典韦作色道：“有何不敢！若不是官府仗着人多势众，这些贼厮鸟早被老



子杀光了。”

韦被马跃三言两语撩拨起血性，遂与同归。会合管亥等众人寻路下山、径投襄城而来。

……

是夜，襄城县衙大堂。

马跃手执典韦之手，昂然而入，堂中诸将骤见如此恶汉、尽皆吃惊。

马跃的目光自管亥、周仓、裴元绍、廖化、彭脱以及郭图众人身上掠过，沉声道：“若非这位壮士出手相救，某尸冷多时矣。”

众皆拜谢。

马跃又道：“吾等皆杀过汉军，身背无数人命，都是朝廷通缉的重犯，从今而后，定要生死与共、永不背弃，如违此誓，人人得而诛之！”

管亥等人厉声盟誓，郭图虽心有犹豫嘴上却不敢怠慢，莽汉典韦目睹此情此景，亦是热血激荡，心中顿时萌生同仇敌忾之气。心忖他奶奶的，汉廷那些鹰犬杂碎，只知道冤枉好人，包庇坏人，杀之何惜？

马跃话音方落，郭图起而说道：“大头领，许老汉已被裴头领擒回城里，今押在县衙后堂，等候发落。”

马跃奇道：“许老头未死？”

郭图答道：“图本以为许老汉必死无疑，将之夺回实是意图以之尸首要挟许二不得伤害大头领性命，不曾想刘小姐医术精妙，竟能开膛破肚将许老汉体内之拐棍取出，委实让人叹为观止。”

“刘妍？”马跃缓缓转过头来，望着角落里静静站立的刘妍，眸子里掠过一丝暖意。淡然道，“做得好。”

刘妍芳心一暖，粉脸上霎时绽起一丝笑意。有了马跃这句话，便是让她立刻去死，也是心满意足了。

“许老头居然未死！原以为已成死局，不曾想竟然就此柳暗花明了，哈哈……”马跃大喜，向郭图道，“若非公则举措得当，险些坏了大事。吾当赏之，然我等皆为流寇，金钱无用，公则意欲何赏？”

郭图心中暗道，若要赏赐最好莫过于起出体内毒针，但这话自然说之不得，只得干笑道：“为大头领效劳乃图分内之事，何敢居功。”



马跃道：“暂且记下此功，容后再赏！”

郭图道：“谢大头领。”

马跃道：“管亥，且带典韦下去好生招待，不可怠慢！”

“遵命。”管亥答应一声，向典韦道，“且随某来。”

见典韦随着管亥去了，马跃又向诸将道：“诸位请回。公则留下。”

待众人散去，马跃束手道：“公则请坐。”

郭图战战兢兢地跪坐下来，问道：“大头领何事吩咐？”

马跃道：“吾有一事困惑，不知公则可愿教我？”

郭图道：“大头领请讲，图知无不言。”

马跃道：“许老汉既然没死，吾与许二并无杀父之事情似有转机，依你之见，可有招揽之可能？”

郭图凝思良久，叹道：“几无可能。”

“何也？”

“图实不敢言。”

马跃心中冷然，已经猜知郭图想说什么了，无非因为马跃是流寇，而许家又是颖川有名的世家大族，断无屈身事贼之可能，这跟李严等人誓死不愿屈身相随是一个道理，也只有郭图这样贪生惜命地小人，才肯屈身相随。

马跃思忖良久，叹道：“吾实爱惜许二一身武艺，不忍杀之。”

郭图道：“图有一计，或可助大头领一臂之力，然成不成悉听天意。”

马跃道：“请讲。”

郭图道：“许老汉为人刚正不阿、自谓大汉忠臣，断不可慢待，否则恐其绝食自尽，则招揽许二几可无望矣。”

见马跃点头认同，郭图又接着说道：“待明日许二率义勇至。可以许老汉性命相要挟，许二见父亲无恙。必然欢喜，兼之事亲至孝，或可纳降。唯需谨防一事，若刘老汉阵前自尽，则事无转机矣。”

马跃呼了口气，闹了半天郭图想到的“妙计”竟然还不如马跃自己想的周全，遂叹了口气，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

次日，许褚果然率三百勇至襄城，于北门外搦战。

马跃在典韦、郭图等人护卫之下登上城头，只见城下三百义勇已然一字排开，个个身强体壮、目光犀利，当先一骑，赫然正是许褚。许褚已然换了一身装束，裹了铠甲，束了头盔，手持长柄大锤，越发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许褚正自等得不耐，陡听号角声响，城楼上转出现一彪人来，“杀父”仇人与昨日杀败他地恶汉赫然都在其中，不由瞠目大喝道：“兀那厮，有种下来与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典韦亦瞠目喝道：“有何不敢！？”

冲管亥借了长刀，典韦又于城中寻了一匹战马，胡乱骑了，出门来战许褚。城门开处，周仓、管亥各率两百骑潮水般涌将出来，于城门口摆开阵势，只见流寇精骑铁甲森严、杀气腾腾，顷刻间就将许褚那三百义勇的气势给压了下去。

“老子来也……”

天地间陡然响起一声炸雷般地大喝，典韦已经从流寇阵中旋风般冲杀出来，拍马舞刀、直取许褚。

“来得好！”

许褚瞠目大喝，拍马舞锤、奋然前迎。

“喝……”

典韦、许褚同时催马疾进，浓烈的杀机在熊熊燃烧，霎时灼热了眸子，仿佛两头暴怒的雄狮，为了争夺领地的统治权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怒吼……”

典韦身后，管亥、周仓两人同时振臂怒吼。替典韦呐喊助威。

“怒吼……”

四百寇精骑狼嚎响应，浓烈的杀气在天宇之间激荡不休，典韦眸子里杀机愈盛。浑身的热血都为之沸腾起来。

“去死……”

典韦长啸一声，长刀于空中划出一道灿烂耀眼的弧线，挟带着锐利的尖锐，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着许褚的头顶斩落。

“少吹大气！”

许褚夷然不惧，大锤奋力挥出，与典韦的长刀狠狠撞在一起，天地之间



骤然响起一声激越到令人窒息地金铁交鸣声，巨大的压力令许褚、典韦两人胯下战马不堪重负，同时昂首悲嘶起来，旋即交错而过。

一直冲出五十余步。典韦始才勒住战马，提刀转身，望向许褚的眸子里已是一片凛然，这厮好大的力气，实乃生平仅见！许褚亦是心中震惊，贼寇之中竟有这等人物？欲报父仇，恐无望矣……

城楼之上，马跃目光深沉，心胸激荡，倏然回首。廖化正气喘吁吁地跑上城楼。

“大……大头领，有……有消息了。”

侍立马跃身侧的郭图见状霎时目光一凝，莫非马跃另有安排？

马跃目光一厉，沉声道：“快讲！”

廖化吸了口气，大声道：“裴头领已然诱来颍县汉军，距离襄城已经不足十里。”

“甚好！”马跃眸子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向郭图道，“公则，快快有请许老太爷前来。”

郭图心中一震，已然猜知马跃用心，当下不敢怠慢，领命而去。

城楼下，许褚与典韦激战正酣。许褚仗着兵器沉重，一记势大力沉的横扫荡开典韦长刀，顺势往典韦的脑门上砸来，如若砸实，纵然典韦地脑袋是铁打的，只怕也会像西瓜般碎裂开来。典韦欲待收刀硬架已然不及，遂厉喝一声弃了长刀，纵身往前一扑，同时双手闪电探出，一把攥住了铁锤长柄，堪堪化解许褚这必杀一击。

许褚厉喝一声奋力夺锤，却像嵌进了石头缝里一般纹丝不动，典韦大吼一声欲待夺锤，亦没能得逞。两人遂各不相让，在马背上死命争夺起来。可怜两匹战马受此剧烈摧残，昂首连连悲嘶，已经然嘴吐白沫、马步踉跄……

“咳律律……”

两人的战马几乎同时悲嘶一声，倒毙伏的，将典韦与许褚从马背上掀了下来，虽然摔落于地，可两人兀自死攥铁锤不撒手，反复争夺，又各自腾出一手互相撕扯、挥打，顷刻间两人身上的衣衫、铠甲已经破烂不堪。

“住手！”

城楼上陡然响起一声断喝。



典韦与许褚浑然不予理会，各自执住铁锤一端、奋力争夺，陡听一声脆响，长柄居然齐腰而折，遂各执一端胡乱挥打，就像两头发疯了狮子，张牙舞爪、厮杀不休。

“仲康住手……”

一把苍老的声音从城楼上响起，虽然虚弱，可许褚却听得清清楚楚。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许褚顿时心头一颤，急退下一步抬头搜寻。典韦不依不饶，意欲追打，城楼上又响起马跃一声断喝：“典韦住手！”

典韦闷哼一声，这才手执半截大锤，心有不甘地自顾返回本阵。

许褚却像傻了般痴痴地仰望城头，喊道：“爹……真的是您老吗？”

许员外道：“吾儿勿忧，为父无恙。”

许褚大喜过望，高喊道：“爹爹且稍待，孩儿即刻打破城池救你回来。”

虎痴还真是痴，脑子不太好使，也不想想，光是一个典韦他就摆平不了，还妄想打破城池救回老爹，太也一厢情愿了。

许员外道：“吾儿切莫冲动，可速去阳翟投奔太守陈大人，引领大军来攻，吾儿切勿效那愚孝之辈，因为父而屈身事贼，则为父死不……唔……”

马跃眉头一皱，赶紧以一团烂泥塞进许员外嘴里，阻止他继续“大义凛然”的阵前训子，这死老头，还真是倔得可以啊。

城楼下许褚看得真切，怒道：“贼子何不撒手，把我父亲怎样了？”

马跃目光一厉，冷笑道：“你父亲暂时性命无忧，不过最终是否能够留得性命，那就要靠你自己了。”

许褚怒道：“你待如何？”

马跃冷然道：“很简单，只要你肯效忠于我，便放了你父亲。”

许褚作色大叫道：“妄想！”

马跃冷然一笑，脸上杀机盈然，厉声道：“嘿嘿，那便对不住了，准备替你父亲收尸吧！来人，将许老太爷斩首示众……”

“遵命！”

两名袒胸露乳的刽子手执刀上前，将许员外的脑袋摁在女墙上，雪亮的钢刀已经高高举起，可怜许员外嘴巴被堵住，再加上身体又刚刚动过大手术、极度虚弱，毫无抵抗之力，只有一对眸子里流露出夷然不惧的坦然之色。



“慢着！”许褚瞪目欲裂，声嘶力竭地吼道，“如此行径，与小人何异？”

马跃厉声道：“小人便待如何，我再问你，降是不降？”

许褚目露焦躁之色，自幼家教告诉他，屈身事贼实乃大逆不道之事，断然不可为之，然而如果不降，则父亲骤尔便有杀身之祸，为人子者，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生身父亲死在自己面前？如此行径，岂非便是不孝？

马跃倏然眺望，只见东北方向卷起滚滚烟尘，遂目光一凝，厉声道：“我数到十，如若再不应允，即刻斩首！”

混

在

三

国

当

军

阙

